



中华民国史丛书

十里洋场、光怪陆离的旧上海，造就了多少奇人怪士。一个身世飘零、无依无靠的乡镇少年，若干年后，居然在黄浦滩上一呼百应，权倾一时。此人不文不武、非官非民，但其府第却车水马龙、冠盖如云，上起“国府”总统，外国大使参赞，下至三教九流，绿林强盗，均是他的座上客。他身兼七十个职衔，厕身于政治、金融、企业、文化、教育、交通、证券、慈善等各种事业，声名显赫，神通广大。很难用一句话说明清其身份。本书文笔优美，实事求是，将帮您了解他——杜月笙，这个谜一样的人物。

海上闻人杜月笙

梅 臻 韶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zhonghua   mingguoshi congshu

中 华 民 国 史 丛 书

顾 问:

李 新 孙思白 陈旭麓 胡 华
彭 明

主 编:

张宪文 黄美真

编 委: (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学庄 方庆秋 史全生 李静之
杨凤阁 金普森 段云章 张文惠
张宪文 郭绪印 黄美真 蒋湘炎
靳德行

海上闻人枉月笙

梅 臻 韶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海上闻人杜月笙

梅 臻 韶 著

责任编辑 张 黛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25印张 214千字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610册

统一书号11105·171 定价2.90元



1927年杜月笙被蒋介石委为少将参议时所拍的照片。



杜月笙在中汇银行董事长办公室所拍的照片



1946年上海“制宪”国大代表合影。前排右起第四人为杜月笙。



1947年杜月笙与恒社理监事合影。前排中坐者为杜月笙。



1949年杜月笙逃到香港在寓所与家属合影。前排右起姚玉兰、杜月笙、孟小冬，后排右起杜维善、杜美霞、杜美如、杜美娟。

61752/12
02

编辑说明

中华民国史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华民国史，是历史科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对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周恩来、董必武多次号召编修中华民国史和重修清史。一九五六年制定全国十二年科学规划时，中华民国史的研究被列入重点项目。一九八三年，邓颖超在全国第四次文史资料研究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研究中华民国史的重要性。

开展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认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胜利和北洋军阀、国民党南京政权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也可以使广大群众深刻理解中国革命胜利的曲折过程，加深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提高建设祖国、实现四化的信心和决心。

本《丛书》是中华民国史研究工作者的学术研究成果。我们希望它的出版，能对中华民国史研究活动的广泛开展起促进作用，并能在广大群众中普及民国史知识。

本《丛书》拟通过较系统地研究中华民国时期的著名人物、事件和专题，全面反映这一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它收录的范围，从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起，至一九四九年中华民国覆亡止。

本《丛书》要求史料翔实可靠，观点正确，文笔流畅。对历

史人物和历史现象，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给以实事求是的、恰当分析和评价。

本《丛书》从一九八七年开始，由河南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

《中华民国史丛书》编辑委员会

1987年11月

前 言

杜月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带些传奇色彩的人物，也是一个有研究价值的人物。这不仅因为他是当时黑社会的一个典型代表，而且就他的中、后期来说，已经难以“流氓”或“白相人”等单一的定义来概括他。他的势力渗透进了政界、军界、经济界、文化界等各个方面。在近代中国，象杜月笙这样涉及如此众多领域的人物还不多，因此，他的一生可以视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黑暗秩序的某种缩影。解剖了他，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军阀、特务和流氓势力是如何沆瀣一气、编织成一张控制旧中国的罗网的，从而对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这一特殊社会形态，获得更加深刻的了解。

解放后，发表过一些关于杜月笙的文章和著作，它们对研究杜月笙其人，作出了贡献。但由于历史条件和著述角度的制约，难免还存在某种局限性：有的偏重于政治上的揭露和批判，对人物的个性和复杂性较少注意；有的以自己的见闻为主，系统性和完整性不足。所以，对杜月笙的研究仍然有待深入。有鉴于此，我们不揣浅陋，写成了此书。就写作方法而言，我们主观上想将政治上的一般分析和揭示人物的个性结合起来，将多侧面的描绘和人物完整发展过程的叙述结合起来，力求比较真实地再现杜月

笙其人。但立意容易，实现颇难。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加之杜月笙是一个以黑社会为依托进行活动的人物，他的许多言行，很少见之于正式记载，有些问题只能取材于传说和口碑材料，因而要准确反映他的一生，实也不易。所以，奉献给读者的此书，肯定会有不少舛错之处，我们恳切地希望专家和读者能给予教正。

作者

1986年4月

目 录

前言	(1)
一 黄门高足	(1)
幼年生活	(1)
踏进上海滩	(4)
投靠黄金荣	(11)
头角崭露	(17)
二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27)
老板“跌霸”	(27)
“化敌为友”	(30)
无贵不交	(34)
笼络民心	(37)
附庸风雅	(45)
三 四一二事变的帮凶	(50)
国民党方面也押一宝	(50)
眼睁睁见工人起义	(54)
恨切切筹定杀人计	(58)
豺狼出洞 上海遭殃	(62)
四 攀龙附凤	(70)

蒋介石的高参	(70)
豪门密友	(75)
坐上法租界华董交椅	(82)
衣锦还乡	(88)
五 跻身金融工商界	(93)
中汇银行开张	(93)
笼络金融界人士	(96)
仗官欺商	(100)
打入面粉业	(104)
接收大达轮船公司	(107)
争纱布交易	(112)
问鼎市商会	(115)
六 一二八前后	(119)
禁止日货	(119)
配合吴铁城与日本妥协	(121)
为对日谈判穿针引线	(125)
控制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	(129)
组织恒社	(134)
七 抗战之初	(139)
插手筹备中日贸易协会	(139)
组织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	(143)
劳军活动	(147)
拼凑苏浙别动队	(151)
三十六计走为上	(156)
八 港居生活	(161)
重登旗鼓	(161)

	“赈济事务”	(166)
	组织“统一委员会”	(169)
	助高宗武、陶希圣出逃	(178)
九	地下工作种种	(184)
	刀砍傅筱庵	(184)
	枪击张啸林	(186)
	营救万墨林	(191)
	“中储券”引出的血案	(195)
	搭救吴开先	(200)
十	避难重庆	(205)
	撤离香港	(205)
	广开财路	(208)
	通济公司的棉纱生意	(212)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216)
十一	重返沪上	(222)
	秘密使命	(222)
	争霸上海	(226)
	为汉奸缓颊	(233)
	兔死狐悲	(237)
十二	再展“宏图”	(242)
	出任纺织公会联合会理事长	(242)
	苏北遭灾 上海选美	(244)
	重整恒社 又组“新建会”	(247)
	风头十足的六十岁生日	(252)
十三	不尽如意	(257)
	“米蛀虫”被捉	(257)

争当上海市参议会议长	(259)
林维屏入狱	(263)
策划上海“国际化”	(268)
十四 末路之日	(272)
仓惶出逃	(272)
寓公不好当	(276)
最后一次婚礼	(279)
希望埋骨于桑梓	(284)

一 黄 门 高 足

幼 年 生 活

一八八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在上海县高桥镇所谓杜家花园中一间矮小阴暗、多年失修的平房里，一个瘦骨伶仃、长着一对招风耳朵的男孩呱呱坠地了。这就是曾在黄浦滩上显赫一时，被称之为“海上闻人”的杜月笙。杜月笙出生之日为阴历七月十五日，这天俗称中元节，民间谓鬼生日，因此他的原名叫“月蛭”，意为月半而生。以后发迹了，用他本人的话说是：“阴沟里的泥鳅，跳进了龙门，”乃易名为“镛”，“月蛭”则改为“月笙”，被作为号。周礼大司乐疏：镛者为西方之乐，笙者为东方之乐，雅得多了。

杜月笙的父亲杜文庆，曾在茶馆当过“茶博士”，码头上干过“扞子手”（查验货物的丁役），所得甚少，难以养家活口。因此，杜月笙生母朱氏不得不时常帮人洗涮衣物，赚几枚铜板，贴补家用。杜月笙虽为杜文庆长子，但他出生时，杜文庆正为谋生计，与人合伙在上海杨树浦经营一家小米店，不在家中。

一八八九年夏秋之际，上海地区阴雨连绵，加之时疫流行，病者和因病而亡者比比皆是，稻米棉花大量烂在田里，贫苦人

家无不陷于饥饿威胁之中。朱氏带着杜月笙原已在穷困之中挣扎着过日子，遭此灾祸，无异雪上加霜，在高桥镇实在过不下去，只得抱着刚满周岁的儿子，步行二十余里，到杨树浦投奔杜文庆。

杜文庆与人合伙开的小米店，本小利微，加之外商倾轧，本来就只能战战兢兢过日子，天灾之下，米价暴涨，无力进货，更如一叶孤舟，颠簸于风雨飘摇之中，时时有倒闭的危险。所以，朱氏到了杨树浦，并无老板娘可当，不久就带着身孕，抛下尚未断奶的杜月笙，进了纺织厂当女工。第二年，生下一个女儿后，便因贫病交加，操劳过度死去了。杜文庆为朱氏买了一口薄皮棺材，运回老家，浮厝于杜氏宅基附近的田塍上。他因无力抚养子女，不得不忍痛将女儿送给别人。此一送即杳无音讯，以后杜月笙虽多方设法，始终未找到这位妹妹。

杜文庆中年丧妻，兼拖幼子，不胜烦扰，不久就与比他小得多的张氏同居，杜月笙也因此有了继母。这位继母待杜月笙不错，在她的关心下，杜月笙总算衣食有着。但好景不长，一八九二年冬，杜文庆病死，张氏将其棺材运回老家，与朱氏并排浮厝于田塍之上。据说，若干年后，在两口棺材中间长出一棵黄杨树。土中长树，本为常事，荒郊野坟，哪一座上面无树无草？但因长在杜某人父母亲的棺材间，便成了“奇迹”。杜月笙成为“闻人”之后，曾想拣处“好穴”，为他的父母落葬，但请了几位风水先生，都众口一词地说他父母浮厝之地，恰为一块寅葬卯发的“血地”，只能浮葬，不可入土，否则，风水将被破坏。那一棵黄杨树，在风水先生嘴里，更成了杜氏子孙世代荣枯的根源，一动也不敢动。于是乎，惯于标榜孝悌忠信的杜月笙，为保自家能一直发迹下去，只得委屈父母灵柩继续暴露于日晒雨淋之

中，而不得入土为安。

浮屠了杜文庆后，张氏带着杜月笙又返杨树浦，继续靠撑持那家小米店为生。但因不善经营，不久被迫关门停业，只得再带着杜月笙回到高桥镇，替人浆洗缝补谋生。一八九三年，杜月笙六岁时，张氏将其送入一位姓瞿的老妇人开设的私塾读书，但只读了四个月，到第五个月时，张氏实在无力交付学费，杜月笙只得辍学。这是杜月笙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入学。以后，瞿老妇人谈起杜月笙时，总爱说：“他小时候读书，聪明是聪明格，就是相当的顽皮。”是褒是贬，不得而知。

一八九八年，上海地区大地震，接着瘟疫再度流行。就在这一年，杜月笙继母张氏突然于某日神秘地失踪了。她流落何方？结局如何？无人得知。但当地人普遍认为此事与“蚊媒党”有关。所谓“蚊媒党”，是那时活跃于浦东一带的流氓组织，专门勾引青年寡妇，凌辱之后，转卖他乡。

八岁的杜月笙成了孤儿，今天去堂兄家讨一顿，明天至娘舅处混一餐。日子长了，未免招惹白眼。杜月笙倒也识趣，尽量避免投亲求食，开始混迹于镇上一帮游手好闲的无赖少年之中，整天浪荡于茶馆赌棚，硬讨、软求、明抢、暗偷，到手什么吃什么，过着充满野性的生活。

也许是长期的耳濡目染，也许是过了今天不知明朝的无常生活，使杜月笙很早就对赌博产生极大的兴趣，长到十二三岁，就渴望如那些壮汉一样，在赌场上大把进出，呼卢喝雉。以后，赌博更成他终身“嗜好”。为了凑赌资，他将父母遗留下来的破烂家什，甚至烧饭的锅子，都陆续拿出去变卖。赢了，由众伙伴簇拥着，神气活现地去大吃一顿；输了，则勒紧裤腰带，再寻赌本。不久，家里的东西全给卖光了，冬天连棉衣都穿不上，

人们因此叫他“蜡光月生”。杜月笙成了亲友父老不屑一顾的“败家子”、无可救药的“小瘪三”，所到之处，往往众指所指，斥声迎面。

高桥镇混不下去了，杜月笙突然萌发出到上海闯世界的念头，他想把归他名下所有的半间祖屋卖掉，以为盘缠。此事被杜月笙娘舅朱扬声知晓，立时对此不肖外甥饱以老拳。他姑父同时警告他：如果再敢提一句卖祖屋的话，也要请他“吃生活”！

杜月笙忍辱含悲，带着一身伤、满脸泪，去求外婆设法。老人毕竟心软，看在早死女儿的份上，为这个不争气的外孙讨了一封荐书，介绍他去上海十六铺一家水果店学生意——当学徒。

一九〇二年春，十四岁的杜月笙，穿一套粗布褂裤，背个小包袱，由外婆送出高桥镇。在八字桥（现属川沙县战斗大队）分手时，不知是因为告别唯一对他还有几分怜爱的老人而难过，还是因为高桥镇上人人看不起他而伤心，杜月笙嘶哑着喉咙哭道：“外婆，我将来回来，一定要一身光鲜，一家风光！我要起家业，开祠堂，不然永远不再踏进这块血地！”

踏进上海滩

那时的上海，自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资本帝国主义的侵入，已逐渐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沿海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呈现出一派畸形的繁荣景象，人称“十里洋场”。尤其十六铺一带，地处上海水陆交通要冲，中外轮船公司如太古、怡和、招商、宁绍等都在这里设有码头，因此更是客旅川流，熙来攘往，货物上下，纷纭沓至，周围云集着土行（贩卖鸦片的商行）、赌台、“燕子窝”（吸食鸦片的烟馆）和下等妓院，光怪陆离，无奇不有。臭肉生蛆，粪